

箭 贖

執 稿

室

辛巳六月
紙烟石署
答



舒藝室雜著廣彙

南漚張文虎孟彪

橘賦

璇璣之精毓茲嘉植孤根眇依脩幹自直綠葉散藻素
華去飾抱質守時桃李減色芑角森起不可狎暱萎蕤
琴堂之際蒨茸廣庭之隅日暍月薄風蕃露濡疏萼含
瓊密榮吐珠始夏及秋經霜轉腴累丸結翠重球耀朱
超柚越橙與眾果殊嚴寒不零其節堅也金顆焜煌其
文明也馨香甘美其質貴也几筵是珍其品純也儲供
藥囊其用章也三閭之頌未盡其德安仁所賦陳義尤
仄銜華佩實君子所式含章可貞以貢王國

卷石小隱圖賦

圖繪手拈蘭花
獨坐石上像

卷石主人埋憂積思嗒焉有悟乃以卷石小隱圖屬客
曰客知我者也爲我賦之客曰唯唯

爾其雲根岸粵山骨連蜷神斤剗削鬼斧雕鑄秋霖蒸
而蘚積春雨滴而苔穿旣非醒酒之石箸異於平泉又
非北山之巖托蹟於飛仙誰其偃仰以自息而坐臥乎
一卷乃有人兮適然踞此非夷非惠不衫不履異惠施
之據梧似南郭之隱几儵若無待竦若有俟眇予情其
信芳指瀟湘兮沅澧世有履絕壑蹈長林捫芳巖攬崎
峯悵行路而作歌感猗蘭而拊琴曷若此之容栖止訂
苔岑目不見豺虎之突噬耳不聞猿狖之哀吟又何不

可以舒嘯傲寄遐心也哉若夫物有靈蠢地有異宜頑者磊塊險者屢屨豫則占介石困則悲蒺藜與夫薰蕕氣別蕭艾性移或入室而俱化或當門而見夷此皆主人之所浩歎而非客之所能知也

仲呂還生黃鍾說

三分損益之術始見管子地圓篇專主琴弦以得五聲度分未言及律呂也自淮南子史記漢書推之以通於律呂於是有隔八相生上生下生之說然管子五聲終於角之六十四自角以下不能用三分於是以黃鍾通分至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生十一律而後人又謂仲呂宜還生黃鍾二千年以來紛紛聚訟屢變其術

而迄不可得明鄭世子朱載堉謂三分損益猶秣家四分度之一四分日之一與夫方五斜七周三徑一皆舉大略非精義乃別立新法借方圓相函術用勾股開方求得蕤賓南呂應鍾倍律與黃鍾比例得倍正半諸律以為無仲呂不能復生黃鍾之患近時錢唐戴君煦本之又專主黃鍾一律用遞乘遞除求連比例得諸律分與開方所得數脗合著有古分音義一書此書未刊向處見之後在金陵書攤購得錢唐項君名達象數一原其第六卷中亦有此術蓋即戴所補也項書亦無刊本

其術以黃鍾九寸為一率林鍾六寸〇〇六豪七絲八忽為二率仲呂六寸七分四釐二豪三絲八忽為三率求得半黃鍾四寸〇九釐九豪九絲八忽倍之得八寸

一分九釐九豪九絲六忽與古律分數既乖而所得黃
鍾仍不能塙合且夫黃鍾九寸者本十分之寸也以九
分通之爲八十一分便於三分損益耳豈真八寸一分
之謂辨見秦氏五禮通考至於弦音以粗細分而長短則一因琴
第三弦其音合於黃鍾之宮故亦命爲八十一分以起
五聲之度非言其長短也今以管子音分合於黃鍾一
均五律之分黃鍾八十一林鍾五十四太簇七十二南
呂四十八姑洗六十四黃鍾太簇姑洗三陽律其降殺
皆得九分之八林鍾南呂二陰呂其降殺亦同然則凡
兩律呂相閒者其降殺同也林鍾得仲呂九分之八則
以林鍾反求仲呂爲六十分○七五蓋八分之九也仲

呂為林鍾八分之九則夾鍾得仲呂八分之九為六十
 八分三四三七五大呂得夾鍾八分之九為七十六分
 八八六七一八七五由是以求半黃鍾夫半黃鍾之於
 仲呂中隔六位猶林鍾之於黃鍾也其於林鍾中隔四位猶仲呂
 之於黃鍾也今以林鍾約黃鍾為三分之二以仲呂約
 黃鍾得四分之三而林鍾四分之三仲呂三分之二皆
 得四十分○五適合半黃鍾之分若倍仲呂取其三分
 之二即正黃鍾矣夫黃鍾能生諸律不必藉仲呂還生
 而數必還原無往而不返之理今得之乃簡易如此向
 以為不可求者求之未審耳且以四分之三例之蕤賓
 之於大呂當得五十七分六六五○三九○六二五夷

則之於夾鍾當得五十一分二五七八一二五無射之
於仲呂當得四十五分五六二五應鍾之於蕤賓當得
四十三分二四八七七九二九六八七五上皆中尾數
皆度盡無餘取夷則四分之三爲半大呂南呂四分之
分之三爲半太簇取無射四分之三爲半夾鍾數皆照
合惟應鍾四分之三爲三十二分有奇零與半姑洗不
合然而不必求也古樂縣鍾磬一簾十六枚爲十二律
暨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清見江都江氏宋人以律配
字自合字至緊五凡十二律暨黃大太夾之四清聲亦
止於十六無半姑洗也若夫律呂之管前長後短弦音
命分亦前多後少以前求後例用損以後求前例用益

陰陽上下緣飾其名勿泥其跡可也

史記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下生者

倍其實三其法即今具諸數如左

黃鍾八十一分

大呂七十六分八八六七一八七五

太簇七十二分

夾鍾六十八分三四三七五

姑洗六十四分

仲呂六十分〇七五

蕤賓五十七分六六五〇三九〇六二五

林鍾五十四分

夷則五十一分二五七八一二五

南呂四十八分

無射四十五分五六二五

應鍾四十三分二四八七七九二九六八七五

半黃鍾四十分〇五

半大呂三十八分四四三三五九三七五

半太簇三十六分

半夾鍾三十四分一七一八七五

半黃鍾得黃鍾二分之一無射九分之八上隔南呂

三十二分之二十七上隔夷則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三上隔林鍾四分之三上隔仲呂三分之二上隔夾鍾

二十七分之十六上隔餘放此

若從蕤賓起順行迭取九分之八則得夷則無射半
黃鍾半太簇半姑洗爲陽律一終從應鍾起順行迭
取九分之八則得半大呂半夾鍾半仲呂半林鍾半
南呂爲陰呂一終以知其數非倖合也

琴弦協律說

附譜

弦音倍半相應竹音倍半不相應弦音徵羽變宮陰陽
互易竹音陽律陰呂各自爲調琴七弦首弦爲倍徵三
弦爲宮自古皆夢夢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律呂正義始發其覆通州王氏坦著
琴旨以證明之此古今言樂家一大案也然王氏謂琴
弦祇論五聲不必更牽律呂夫孟子言師曠之聰不以

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無定而律呂有定音與數相倚
聲與律相隨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職此之由乃矯枉
過正若弦音與律邈不相涉者斯亦過矣今依王氏以
角音遞轉爲宮準以十二律其音分無不相應

黃鍾宮 卽正宮調

一弦 倍林鍾百〇八分 濁徵

二弦 倍南呂九十六分 濁羽

三弦 黃鍾八十一分 宮

四弦 太簇七十二分 商

五弦 姑洗六十四分 角

六弦 林鍾五十四分 徵

七弦 南呂四十八分 羽

仲呂宮 即徵調俗謂蕤賓調

一弦 倍林鍾 濁商

二弦 倍南呂 濁角

三弦 黃鍾 濁徵

四弦 太簇 濁羽

五弦 緊 仲呂六十分〇七五 宮

六弦 林鍾 商

七弦 南呂 角

無射宮 即商調俗謂姑洗調

一弦 倍林鍾 濁羽

二弦緊倍無射九十一分一二五宮

三弦黃鍾商

四弦太簇角

五弦仲呂徵

六弦林鍾羽

七弦緊無射四十五分五六二五少宮

夾鍾宮即羽調俗謂慢宮調

一弦倍林鍾濁角

二弦倍無射濁徵

三弦黃鍾濁羽

四弦緊夾鍾六十八分三四三七五宮

五弦 仲呂 商

六弦 林鍾 角

七弦 無射 徵

夷則宮 即角調俗謂慢角調

一弦 緊 倍夷則百〇二分五十一五六二五〇五 宮

二弦 倍無射 商

三弦 黃鍾 角

四弦 夾鍾 徵

五弦 仲呂 羽

六弦 緊 夷則五十一分二五七八一二五 少宮

七弦 無射 少商

大呂宮

一弦 倍夷則 濁徵

二弦 倍無射 濁羽

三弦 緊 大呂七十六分八八六七一八七五 宮

四弦 夾鍾 商

五弦 仲呂 角

六弦 夷則 徵

七弦 無射 羽

蕤賓宮

一弦 倍夷則 濁商

二弦 倍無射 濁角

雜箏騰橐

三弦 大呂 濁徵

四弦 夾鍾 濁羽

五弦 緊蕤賓五十七分六六五〇三九〇六二五 宮

六弦 夷則 商

七弦 無射 角

應鍾宮

一弦 倍夷則 濁羽

二弦 緊倍應鍾八十六分四九七五五八五九三七五

宮

三弦 大呂 商

四弦 夾鍾 角

五弦 蕤賓 徵

六弦 夷則 羽

七弦 緊應鍾四十三分二四八七九二六八七五 少

宮

姑洗宮

一弦 倍夷則 濁角

二弦 倍應鍾 濁徵

三弦 大呂 濁羽

四弦 緊姑洗六十四分 宮

五弦 蕤賓 商

六弦 夷則 角

七弦 應鍾 徵

南呂宮

一弦緊 倍南呂九十六分 宮

二弦 倍應鍾 商

三弦 大呂 角

四弦 姑洗 徵

五弦 蕤賓 羽

六弦緊 南呂四十八分 少宮

七弦 應鍾 少商

太簇宮

一弦 倍南呂 濁徵

二弦 倍應鍾 濁羽

三弦 緊太蔟 七十二分 宮

四弦 姑洗 商

五弦 蕤賓 角

六弦 南呂 徵

七弦 應鍾 羽

林鍾宮

一弦 倍南呂 濁商

二弦 倍應鍾 濁角

三弦 太蔟 濁徵

四弦 姑洗 濁羽

五弦緊林鍾五十四分 宮

六弦 南呂 商

七弦 應鍾 角

三寸九分為含少說

十二律呂各自為管陽律陰呂各自為均見於周官國語而不能通於弦音何也管音分於長短而圍徑無殊弦音分於巨細而長短則一故律管以寸分計而弦音則用通分以命度以黃鍾之寸命為九分九之為八十一分三分損益以生諸律然以三為法而兩音相比格於九分之八乘除有不盡之數則或收或棄遂與律管乍合乍離疑律管級數實平差耳史記律書上九商八

角七徵六羽五

原本錯亂有衍字此依嘉

據此則五音

相去皆無奇零不盡之數晉書樂志載列和言笛孔率短一寸七孔聲均與史合歙凌氏廷堪燕樂考原亦主此論今驗之簫笛之類皆然竊據呂氏春秋言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孔厚竅均者斷兩節閒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曰含少漢書律秣志嘗引之而失其要領無怪後世言樂家之習勇不察也閒嘗以此三寸九分減黃鍾九寸餘五寸一分用十二律除之得四分二釐五豪爲每律之平差乃置黃鍾九寸以四分二釐五豪迭減之得數如左

黃鍾九寸

大呂八寸五分七釐五豪

太簇八寸一分五釐

夾鍾七寸七分二釐五豪

姑洗七寸三分

仲呂六寸八分七釐五豪

蕤賓六寸四分五釐

林鍾六寸〇二釐五豪

夷則五寸六分

南呂五寸一分七釐五豪

無射四寸七分五釐

應鍾四寸三分二釐五豪

乃以應鍾再減四分二釐五豪仍得三寸九分爲黃鍾

之清聲依前論黃鍾之於仲呂猶林鍾之於少黃鍾黃

鍾之於林鍾猶仲呂之於少黃鍾今以黃鍾爲一率仲

呂爲二率林鍾爲三率二三率相加一率減之得四率

三寸九分二率三率亦同此卽仲呂之還黃鍾矣依此法亦

甚徑捷然古不韋人不足道而其書皆門下之客集腋

而成未可以人廢言姑記其說以質通人
學樂雜說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
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
呂夾鍾陽聲左旋陰聲右轉取其合辰卽大司樂所謂
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
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也此律管也若
用之樂器則不能以一器兼眾管或參用一陽一陰相
和折半之度見律呂正義然亦有陰陽分用者今笛有黃鍾
笛大呂笛俗謂雌雄笛亦曰姑洗笛仲呂笛蓋笛用角
律見晉書樂志姑洗爲黃鍾之角仲呂爲大呂之角也古卽

今之簫今之笛略同獨用則自為一均合用則相和以應

宋人以管色配十二律黃鍾配合字大呂四下太簇四同

用四字夾鍾一姑洗一同用一字仲呂用上字蕤賓用

勾字林鍾用尺字夷則工下南呂工同用工字無射凡下應

鍾凡同用凡字用字同者後律一均皆為前一均之中

管黃鍾無同用字而有高宮一均則亦中管矣勾字介

於上尺之間而仍從前律故蕤賓為仲呂之中管又以

六字為黃鍾清下五為大呂清五字為大簇清緊五為

夾鍾清謂之四清聲自合字以至緊五共十六聲今笛

用上尺工凡六五乙配宮商角變徵羽變宮七音而

各加倍半竹音倍半不相自低上字至高乙共二十一

應當云清濁

聲然低上低尺高五高乙不恆用則自低工至高六亦
祇十七聲耳

夢溪筆談云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九聲高凡高五

高工尺勾高一高四六原誤句合大石角原脫此同此

加下五此黃鍾一均也下高宮高大石調原脫此四高

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

石角同此加高四此大呂前一均也高中呂宮原脫此雙

調中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四原誤

今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此夾鍾一均也高道宮小石

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原

下四正六合小石角同此加勾此仲呂前一均也南呂宮歇

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

歇指角同此加下工此林鍾一均也下仙呂宮林鍾商

仙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下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

林鍾角同此加高工此夷則一均也高黃鍾宮越調黃

鍾羽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

角同此加高凡此無射一均也高此說黃大夾仲夷無

六均皆用九聲獨林鍾一均祇用七聲未知何義至七

角調皆加宮前一聲則萬寶常所譏流蕩忘返者也宋見

史樂志

唐會要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太樂署供奉曲名及改

諸樂名太簇宮時號沙陀調 太簇商時號大會調

大族羽時號般涉調 太族角 林鍾宮時號道調

林鍾商時號小食調 林鍾羽時號平調 林鍾角調

黃鍾宮 黃鍾商時號越調 黃鍾羽時號黃鍾調

中呂商時號雙調 南呂商時號水調此所列宮調

前後淆亂且復不全其大意則亦以宮商羽角為次也

案宋樂志范鎮言自唐已來至國朝三大祀樂譜竝依

周禮然其說有黃鍾為角黃鍾之角黃鍾為角者夷則

為宮黃鍾之角者姑洗為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

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族曰黃鍾商姑洗曰黃

鍾角林鍾曰黃鍾徵南呂曰黃鍾羽蓋樂人苟趨簡易

唐時已然今据唐會要所記惟太族商為太族之為大食

調黃鍾林鍾商林鍾之為小食調中呂黃鍾商黃鍾之

為越調無射中呂商中呂之為雙調夾鍾南呂商南呂

之為水調見柳耆卿樂章集與宋人所併合若太簇

羽太簇則宋人謂之正平調亦曰平調中呂林鍾宮則

宋人謂之南呂宮林鍾道調宮則宋之中呂宮中呂林

鍾羽林鍾則宋之黃鍾羽無射之羽宋人亦曰羽調黃

鍾羽黃鍾則宋之中呂調中呂至般涉調則宋之南呂

羽南呂實黃鍾之羽不知何以謔為太簇羽也俗工傳

習相承不追溯所從來而儒者載筆亦有所不及辨致

參錯如此

宮調之分何也宮立宮羽主調大不踰宮細不踰羽舉

其聲之大者而言則曰某宮舉其聲之細者而言聲細者高

則曰某調其實一也曰黃鍾宮則知其羽必南呂曰黃

鍾羽則知其宮必夾鍾古謂之移宮換羽今謂之旋宮

轉調俗云翻調是也竹音翻調以正宮調為主視其四

字所加為某字調絲音翻調亦以正宮調為主視其四

字上所加為某字調四為羽音故云調皆即旋相為宮之理而

絲竹不同者其生聲取分異也

欽定律呂正義續編載西夷七音曰烏勒鳴乏朔拉犀

烏與勒勒與鳴乏與朔朔與拉拉與犀相去皆全分鳴

與乏犀與烏相去皆半分亦迭相旋轉凡當鳴字犀字

位者皆為半分與合四乙上尺工凡之次合蓋亦主絲

樂而以倍徵爲首音也

樂府雜錄以去聲爲宮入聲爲商上聲爲角平聲爲羽
又云上平聲調爲徵聲瞽亂不可解近世填詞家奉爲
祕籥又從爲之辭案因學紀聞載徐景安樂書以上平
聲爲宮下平聲爲商上聲爲徵去聲爲羽入聲爲角似
矣然上下平分配宮商殊無意義宋人詞集惟柳耆卿
張子野姜白石多注宮調尋其叶韻皆不如所云又宋
人按譜法以輕清配上去重濁配平入驗之白石詞旁
譜亦不盡然蓋字有出送收三音旣長言之則首尾中
間轉合處自有曲折不特論陰陽四聲而已徒以一字
配一音豈非所謂叫曲念曲乎

朱子亦嘗論之叫曲念曲亦見筆談及詞源

今琴家調弦以平當達理定準五聲則是以陽平爲宮陰平爲商入聲爲角上聲爲徵去聲爲羽與方密之通雅以腔啞上去入爲五音同勝於徐景安之

送金茗人大令移任吳江序

同治癸酉夏吾邑大令金侯介錢京卿子密寓書以修志事屬任總纂虎固辭不敏是年冬歸自金陵聞閭巷閒藉藉俾金侯之賢以爲廉而明愨而威其自鄉閒來者亦然蓋莫不神明之父母之也既而侯以按事至里款門顧訪申前言甚切且責以桑梓之誼虎不得已請效采訪分纂不獲命它日數以書往復又屬諸君致詞曰志議僉同成否唯子一言乃不敢不承命今年春三月置局於署左積穀倉與者若干人於是常往來其閒

接侯議論及觀侯所以爲政其於民之疾苦士之賢否
市肆之利弊風俗之盛衰水利之通塞道路之遠近汲
汲訪求唯恐其弗悉也見義無不爲見不便於民者改
之唯恐弗速也其以事來自者無早晚得徑達自胥役
以至司閹無得而隔閼焉中世州邑膏腴之缺不及期
輒代去攝事者或止數月故往往以官爲傳舍求免過
而已侯之來攝也而孜孜日夜不遑息如此蓋其用心
摯而任事勇刻不忘其爲親民之官故不肖以久暫異
視而恤其勞瘁乃今而後知民之所以俾侯者有由來
也歲八月大雨累旬棉繭多壞禾稼生耳易豐而凶農
民嗷嗷無以爲租賦已而相慰曰侯當活我無何侯移

吳江則相與錯愕無所措邦之士紳亦不虞侯去之速
皆惘然不慊侯曰吾固五日京兆耳新侯慈惠宰奉賢
日數以公至於此地久且孰其不廢舊令尹之政而益
修之明矣若其風雅博學於志乘尤優吾無慮獨吳江
澤國地遼闊民頑多盜諸君何以益我羣對曰夫地有
不同然而其本然之心一也侯之治吾邑已效矣請卽
以其治治吳江而行之勿普夫何民之不可感何俗之
不可遷吾知不待期年而松陵甫里之間頌神明父母
者如吾邑矣乃相與餞侯於局之比玉堂能詩者各有
所獻虎忝侯深契不敢以不文辭謹序以贈行

吳江令沈君六十壽序

自古治民之官莫急於牧令牧令賢則上下蒙其福不賢且受其敝是故一方之牧令賢則一方治苟天下牧令皆賢卽天下無不治矣夫廉吏尙矣然偏於慈仁則豪強玩法而胥隸得因緣爲姦持以操切則良懦困而悍者走險自寇亂以來幾二十年所在盜賊蠡起固桀猾莠民相率煽動毋亦治之者失其中乎吳江賦重而俗敝地濱太湖姦宄易匿號稱難治咸豐末陷於賊同治初元雖旣收復而民戶逃散屋燬十不存二三無可倚以爲治者上游議幹吏任其邑事皆顧望莫敢應獨海昌沈君慨然願行至則繕完修葺安撫招集事必身親耳目口舌手足無須與暇又以其閒督諸槍船助

官軍擊賊屢有殺獲有賊而冒爲弁者秩二品矣君廉知其狀以計執而誅之主者大怒將殺君賴撫軍今宮保合肥公救之免當是時吳江四面皆賊人人爲君危君坦然處之卒幸保全城邑居民亦稍稍引歸家室復聚蓋君之智勇足以任之也同治三年賊旣蕩平

天子念東南困苦 特詔減賦君宣布 恩德實力奉行又詳覈科則減數定額勒石示民其僻遠不能徧知則刊板廣行俾永絕胥蠹經造之弊又於四鄉分設公所迭臨之令民自納賦亦卽以聽訟胥役無所藉手案無畱牘君之始至也所設施邑士猶不能無疑君至是民遂大和治蒸蒸日上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又曰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沈君有房初君以吏員筮仕於吳布衣糲食時斷炊未嘗取民一錢知君者謂江南清官第一嘗行夜霜重寒戰不止或以告太守太守衣之君始裘蓋君之廉人無不知者然其不可及者詎獨以廉乎方今大河以北鉅盜未殄豕奔狼突然豈盡願爲賊者殺之不可得而盡殺也試得如漢龔遂任延之徒數十人散布州縣撫而治之以助兵力所未及撚鬣殆不足平若君者非其選與君長君某篤厚侍任佐君治家次君能虎俊爽有才見從合肥李公軍次方推君所行佐李公立大功而君亦將推此以治劇郡晉監司正方面爲中興名臣一州邑之任豈足以概君哉三月之

吉爲君六十生朝某等遠不獲奉卮酒爲壽謹述君爲
治大略質引觴者其或不以爲祝嘏之諛辭也哉
何母吳太孺人五十壽序

歲在上章闔茂之夏青浦何君補之以其母氏吳孺人
事略求爲壽序意勤且厚予弗能卻顧久之無以應匪
敢緩也孺人行誼甚高教三子皆成立補之方以古文
辭及姚先生春木之門所交皆吳越名士以予褊陋何
足以益君故不敢漫然獻言雖然不可無以塞責也孺
人本蘇產年及笄歸何丈書田姑老大婦多病家素好
客會指累百計集內外事不擇勞怨連治喪葬子女昏
嫁竭力處之以暇猶從事女紅未嘗言況瘁至今如一

日非所謂賢而能者與昔班大家爲婦四十年夙夜劬
心勤不告勞何以過此且婦人之德匪勤儉之爲難而
能明大義持大體之爲難富貴利祿世人之所同嗜也
讀書守道澹泊明志則非賢達者不能知且不能言自
書田丈沒家用稍絀有進析產及業賈計者孺人呼三
子曰兄弟和好族之休徵奚析產爲且吾以一身任家
事汝兄弟安分勤學毋廢前業吾舍館弄孫日聽汝輩
讀書卽貧何憾若傾身障簾與傭販爲伍此吾所不願
見也由孺人之言使生爲丈夫固知有異於世之逐逐
於榮利者矣其必能讀書守道澹泊明志可決也抑非
明大義持大體者孰能言之去夏補之奉孺人避水災

僦居郡城座客常滿是歲大歉物用騰貴日事典質而中閨怡然未聞詬誶蓋孺人之賢而能化於其家如此豈區區勤儉自喜者所可幾哉今孺人年五十矣補之兄弟謀所以爲壽者孺人嚴拒之乃乞言於同人予昔嘗及侍何丈又謬爲知補之者敢引其端
王母傅太宜人八十壽序

惟同治十一年歲在元默涪灘□□之月梅叔大令將治觴爲母太宜人壽而徵文於素所習君者竊聞太宜人年登八十康強如中歲三子九孫三曾孫子婦孫婦女孫曾女孫幾二十人承顏繞膝歡笑無閒熙然有皇古懷葛之風人不勝其忻羨則以爲天之獨優於王氏

及讀大令所撰太宜人事略乃知其盤根錯節殖基厚而流澤久得此於天非偶也在記中庸之篇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善哉言乎今夫人之福澤由精神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也是故志立則氣固氣固則神凝神凝則和而不散處順境而溺者其志昏處逆境而怫者其志鬱昏則弛靡而不可持久鬱則矯激而入於乖戾惟善持其志者榮利逸樂不足以動之坎坷艱困不足以折之其處已恭勤刻厲而不以榮瘁殊其與人慈祥仁愛而不以順逆異何哉其志立也竊謂太宜人有不可及者五焉其初以來婦事病姑壹志竭力勞苦有婢媪所不堪者如是四年未嘗有惰

容不可及一也及其獨操家政則勤儉率下條理秩然
有餘以施匱乏而已無私入不可及二也析產無所分
怡然不較不可忍三也葺舍馬廐側別居子立備極艱
苦無怨言惟勉子讀書而已勤鍼黹積資以給用不可
及四也贈君遠歸具陳所復產籍而無德色不可及五
也凡此皆烈丈夫所僅見者而得之巾幗不亦難乎古
者良臣居筦算之任而不私其利履艱難之會而不回
於屢困轉危爲安以亂爲治而不居其功大小雖殊其
用心一也蓋太宜人出名門嫻禮法而志節堅定不爲
境遷故雖歷艱困而不改其和厚之度此吾所謂志立
則氣固氣固則神凝者也宜其晚享兒孫之樂而貞幹

之體至老不衰哉大令以軍功敘勞階郡丞其之官沛也太宜人勉之以先德沛地瘠民貧俗褊而急疾大令廉約自守而優游馴擾之民皆愛戀不忍舍其有得於太宜人教乎大令與次公皆從仕江南其季以遊學至板輿奉侍一門雍睦回憶曩者拮据捋茶時不當適然於天之默佑以有此乎抑知天之所培實人之所自裁也大令兄弟它日陟州郡登臺憲祝太宜人期頤之壽其無忘所自哉

何氏經說序

自乾嘉以來儒者修明漢唐經訓纂述古義力反明人空疏腐爛之習綴學之士翕然向風各鳴其所得可謂

盛矣而執持之過或不免於穿鑿附會矯其弊者則又挾宋儒緒論以與之敵其醜詆漢學幾於洪水猛獸所謂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若何先生庶執其中矣先生生當雍乾之際學問文章爲奉邑冠吾友何補之嘗爲吾言先生所著書猶在顧未得一見去秋鄒文學升才以經說二卷示予上卷皆成篇之文下卷則單辭雜義其於經義皆融會全文沈潛反覆以求一是無門戶之見凡漢說之窒礙者固不肖輕信而宋說或不盡然雖程朱未嘗回護焉異於齊楚之相笑矣其所取資於易則

欽定折衷於詩書春秋三傳則彙纂於三禮則義疏前

人所疑以已見析之每渙然冰釋或亦爲之補苴語氣和平得解經之體足爲後學式也先生名僅見郡志古今人傳會重修奉賢志亟補入儒林傳及藝文志今其嗣人將以是書授剞劂因述其大旨如此

壬寅聞見紀略序

予讀華亭野史壬寅聞見紀略輒感慨太息也方吳淞失事時予適以事至郡城蚤起聞陳軍門陣亡上海陷敵且至郡人驚怖遷徙市肆皆罷婦女倉黃出避輿船價驟騰急不可得有哭泣徒步者予亦俛俛回秦山自是火輪船入浦江歷東西汊擊毀礮臺郡中戒嚴備漢姦甚密秦山距郡五十里音耗不得達六月初予再至

郡人戶猶寥寥或盡室去或畱一二男子視門戶惟壽
州甘肅兵縱橫街市執長刀睥睨向人橫索漫罵狀頗
猙獰嗟乎東南久不見兵革矣江蘇聲明文物敵窺伺
已久向之惘疑虛惴而不敢進者徒以吳淞守備者嚴
而內地虛實與夫內洋沙汕有所未悉故時時測量游
奕偵探動靜迨歷三年虛實備審鎮海一陷藩籬盡失
長溪嶺之戰狎視中原將士久矣遂由乍浦蠶食滬瀆
蹂躪京口直逼江甯犴穰及米勢所必至烏乎我江省
所恃以爲長城而無恐者祇一陳軍門而軍門則死矣
劉進士國標者太湖人初以漕務黜籍從裕制軍防堵
上海制軍赴浙以屬陳軍門當敵飛礮中將臺紛紛登

岸兵卒潰走敵槍如雨至惟見軍門帽左右斂側且避且礮回擊無何火藥盡身中三槍乃踣劉急負之奔鉛子洞足趾自左傷右力盡匿葦湯中日暮追者稍止撫軍門身喉閒嗚嗚然手指天者三呼曰好男子遂絕是時劉足創憊甚中夜飢欲死力以泥塗軍門屍掩之明日匍匐至嘉定告其從者乃返屍成殮此予壬寅秋親訪劉君而得之者啟視兩足創痕猶未平烏乎軍門忠勇無待言如劉君者豈非大丈夫哉使海疆將帥皆如陳軍門偏裨以下皆如劉君而又得總統如林制軍者爲之居中規畫講求船礮練習戰士夫何至此敵之人吳淞也列木偶船芻期試我礮力其逼江甯也以于

人昇鉅礮置鍾山顛下瞰城官民大怖及撫議成徑棄之去察之乃範土成者其愚弄我中國類如此且所謂鴉片者腐草穢土於人無益有損顧嗜者之死靡悔禁之不止至釀成兵禍亦既創鉅痛深矣今上海北郭外洋樓林立所貨皆奇技淫巧無濟實用而實以鴉片爲主姦徒襍處臥榻斲睡晝夜漏卮斗量車載而上下怡然若忘其已事者野史氏之書始自吳淞終於洋艘出江入海嗚呼有惜哉

金山錢氏家刻書目序

家刻書目者金山錢子馨纂輯其家嚮所刊書之目也錢氏世好善讀書藏書甲一邑尤喜校刊名人著述父

兄弟相爲講習自乾嘉閒已盛矣道光中錫之通守
輯守山閣叢書及指海書凡數百種閒校勘異同附以
札記攷訂家以爲善咸豐之初鼎卿學博續輯藝海珠
塵壬癸二集及刊西人重學夢華少尹又輯小萬卷樓
叢書繼之夫刊布書籍以傳古人之精微而已之心力
亦附以傳儀徵阮文達公之論曰於人謂之有功於己
謂之有福蓋有味乎其言之也咸豐之末浙寇東竄逃
難解散桂苻十餘年播遷甫定同治甲戌予歸自金陵
子馨招予至所居復園曰先世遺書盡失板片亦煨燼
亂後竭蹶不能重刊使前人苦心一朝湮沒不孝之罪
也私心竊計先彙歷世所刻諸書目錄序跋及校勘記

爲一編以行世它日力稍舒當次第刊之何如予曰此亦不得已之舉也顧書籍既散佚廣求之收藏家僅有存者展轉三年始得略備又副以近時所刻凡得十卷它善書及所選制舉文不預焉書成而猝以病卒身乎子馨以郡丞筮仕浙江旣而翻然乞假歸家旣中衰力任艱鉅不復作出山計於予侍奉盡禮予病扶持醫藥如親子弟孰意其逾年而長逝乎予哭以楹聯曰一木苦支嘗必欲使漏室重摧天何此酷三年勤纂輯初不意前徽莫續命竟難回誠傷之也子馨娶於上海王詩禮舊族也至是使其從子仲穀來請曰逝者之志不忍沒也夫子許任校讐將以書目授梓氏予諾之自去歲

之夏至於今凡八閱月而刊成因述其緣起於簡首光緒四年歲在戊寅上巳日

海嶠一塵序

海嶠一塵者熊丈露荃暨其族弟少海所輯金山衛城一隅之人之詩也其所輯始國初迄近世或接其世或否閒及流寓而晚仙翁者則其族祖海莊先生則少海父也顯達與有專集行世則弗與何以弗與主乎逸也何主乎逸乎爾窮陬僻壤輜軒所不至蕉萃專壹之士屏世俗之好矢志歌詠泊焉終身蓋數十年而殘簡凋落若將湮滅則盡然傷之是編之輯以發幽光備文獻也然則曷爲止於一隅遠則采訪不易得又難徧也

予嘗從熊丈登南城人戶寥落如邨落然南望金山巖然在海中波濤連天潮汐汨沒礚砢回遶日夜無已噫此數君子所望古遙集寄其抑塞無聊之慨者非與
綠榘花龕詞序

往在金陵嘗與周縵雲侍御論詞縵老曰竹垞言南宋諸家皆宗白石然竊謂夢牘實本清真於子何如予曰白石何嘗不自清真出特變其穠麗爲淡遠耳自國初來以玉田配白石正以得其淡遠之趣近時諸家又祇姜張而趨二牘顧艸牘深細而雅門徑稍寬或易近似未見能涉夢牘之藩籬者此猶白石之於清真矣縵老曰善予曰此吾妄言也凡事必深歷其奧窔而後知

其利病吾於詞雖閒喜之實未嘗致力於此庸詎知吾以爲如是者人見以爲不如是邪縵老笑曰然則姑存其說以俟明者質之可乎迄今十年矣松郡黟刻意爲詞者卽有之亦以鄙人不工詞未嘗及也歲之孟秋青浦沈銳卿上舍以其友金陵黃君石瓢綠梅花龕詞寄眎屬序讀之誠深入白石艸牘玉田之奧突者憶縵老言因寫前所見以折衷之尙有以告吾也光緒戊寅秋分前一日

跋蕭常續後漢書

此書嚴於書法而略於事跡雖閒采范書及裴松之注以補陳志之闕而疏漏反多於陳列傳分合處徒取陳

書倒亂其次往往分所不必分合所不當合所載文辭
既多刪節又輒以意竄易其字句陳書有前後異同不
能猝定如卷二延熙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
循所害陳志魏三少帝紀及張疑傳又作郭脩而此據
後主傳俱改爲循卷八將軍傅士仁屯公安陳志孫權
呂蒙傳楊戲季漢輔臣贊并注俱無傳字錢少詹三國
志攷異疑其人士姓而仁名傳爲衍字而此據關羽傳
俱改作傅士仁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又如趙雲傳張飛
欲閉門自守据裴注引別傳係江陽長張翼而誤以爲
張飛董允傳張祇据陳志云許靖兄之外孫也鞠於靖
家而誤以爲許靖外孫而鞠於靖其躋駁皆類此除以

蜀爲正統外更無他長末附音義四卷多從俗識蓋宋人疏於小學比比然也

書艇齋詩話後

曾裘甫艇齋詩話一卷世罕傳本上元朱述之大令借抄於塘西勞氏以眎予其言詩每述徐師川呂居仁之緒論亦喜徵引出處然於隗始則不舉燕世家而舉韓詩於遠志小草則不舉世說而舉本草謂老杜自天題處溼本詩自天申之不知易已云有隕自天矣謂山谷停盃且試聽本退之欲說暫停盃不知太白停盃投箸不能發已先之矣又如以荆公葛溪驛詩疑夜間不應有蟬鳴後見說葛溪驛夜間常有蟬鳴此正與寒山半

夜鍾相類不知李義山已有五更疏欲斷之語何必葛
溪驛謂洪慶善注韓退之樹雞詩乖龍事不取龍城錄
及雲仙散錄今顧俠君注不知此二書皆王銍偽撰見
墨莊漫錄韓詩固當別有所本洪氏豈未嘗見二書而
缺之者正其慎耳又謂東坡大江東去詞人道是三國
周郎赤壁因陳無已言不必道三國自改爲當日按東
坡此句固有語病然過片云遙想公瑾當年此不應復
改當日恐傳聞不足據又其評張文潛潘邠老浯溪詩
亦未允特以居仁愛誦潘作而附和之然其他臧否頗
有可取以貽錢鼎卿學博刊入藝海珠塵續集爲談詩
家增一枕中鴻寶云

謝蕙庭贈君獨立圖遺照跋

有高世之志者必有過人之行有過人之行者必有獨立之操所謂獨立之操者何也定識定力是也其好善也誠其爲善也果不以眾箬而矜不以隱微而弛不以久暫而殊不以艱困而沮奉之畢生而絕無沽名釣譽之念此古之所謂君子如蕙庭贈君其庶幾矣其於善也耳所聞目所見志意所及常恐或遺力所至至焉力所不至亦至焉其言曰人生百年歲月幾何不乘此未盡之年殫其心力悔將何及身乎亮哉吾尤服其生平善舉皆推以與人而卒以布衣終臨沒之屬曰我係出城病故毋以殉難報其志與行豈非卓然大丈夫哉身

乎於獨立一圖見之矣嗣君綏之能繼志述事耿君思
泉爲代求題爰識景仰光緒庚辰日在南斗

種花圖記

藝植之事非徒以爲玩好也一花一木莫不有其體焉
類焉性焉質焉外之可以廣見聞而識物理內之尤足
以陶養性情蓋惟有主於中因寄所託故君子取之而
俗尙夸鄙或汨於功利或溺於聲色則往往笑之以爲
近僻蓋警露之鶴與轉丸之蛭其不相謀如此金山蔣
卓如年少沈靜不求榮祿無聲色貨利之好獨好藝植
花木於其體類質性究之尤悉嘗爲種花圖乞同志題
詠誠風雅士也抑不知卓如之心徒以爲玩好而已邪

抑將以此廣見聞而識物理邪然當今夏四五月閒平
湖賊一再闖入邑境遠近奔逃遷徙紛相藉比寇退且
久而疑慮觀望驚色未定獨卓如時時過予抱齋居神
氣閒暇如平昔意其性情之得於陶養者深矣夫居恆
不爲功利聲色所惑臨難不爲死生禍福所動非中有
素定而能然耶信乎卓如之果託藝植以自遺而非徒
爲玩好也必爲君子所取無疑也雖然其又安知世俗
不以爲迂僻而非笑之乎予題種花圖句有云世路方
荆榛君心自蘭芷若卓如者庶使予免失言之誚也夫
二熊君兄弟合傳

身乎天未嘗不生才也天下未嘗無事也生才而不與

事相值相值而不竟其用天下之不幸與抑亦斯才之不幸與竊不解天既生之而又若限之者其有意乎其無意乎吾於二熊君兄弟而疑之二熊君者長其光字韜之別自號蘇林弟其英字純叔先世自江西遷青浦遂占籍焉曾祖諱絲澤隱於醫好施與祖諱焜尙倏重然諾父諱畹蘭韜之生而目炯炯動止異常兒讀書強記好賈誼之爲人道光丙午舉鄉荐明年成進士分戶部主事丁父憂居鄉己酉大水歲饑發振邑令侵帑邀萬民多飢死君憤甚上書大吏條陳十六不可解不報然令卒以是免官一邑快之咸豐癸丑粵寇竄江甯閩廣會匪陷據上海青浦亦有土匪周立春之亂巡撫吉

勇烈公檄君總團防局君詰姦籌餉晝夜不得息俘馘
至齋從者得減死當事尤倚重君乙卯元旦收復上海
用防勦功加員外郎銜而君以積勞病卒年三十九君
性剛而介其筦局事雖親故無所假借以是多缺望及
卒無以斂以舊衣繪蟒爲襲人始服其不私當庚戌歲
予寓郡西郭外招君與海甯李善蘭同住青浦席元章
亦頻來偶論振飢事元章曰人言藉藉盜忍置此君怒
曰求振者餓鬼爾如君言又下餓鬼一等邪善蘭爲之
矍然純叔幼慧如君讀劉忠介公人譜而愛之韜之授
以宋子小學年十二居喪盡禮已而病軟腳坐臥一小
樓左圖右史兄弟相問難友愛無閒韜之之卒也純叔

年僅十有八上奉母嫂下撫兩從子境困甚始學爲應
制文字補學官弟子咸豐庚申粵寇南竄君奉母避地
絳山把總祝映奎議結民團擊賊君與勇賊至戰不利
祝死之君哭曰吾有老母不得與祝君同死吾負君吾
負君所賃廡燬於賊轉徙兵閒至澱西之韓上村課六
七農家子餽鬻不給友人陸曰愛饋以米不受固與之
以太平御覽報同治壬戌賊踞石神廟港築壘固守以
扼澱口君上方略於統兵者乘夜夾擊殲焉居母喪吳
江陳某聘課其子且以後事託未之應明年陳死君感
其意移家就勇訓陳孤卒成立君潛心宋五子書主於
躬行實踐不欲徒爲文人而兢兢於地方利弊風俗政

事松人困於里甲之役殷富者每以此破家逃亾康熙
初婁令李復興創行均田均役各邑便之亂後姦胥復
狙行捆束民大懼君條陳其害上之同治十年勒石永
禁青邑向未立積穀倉令陳其元謀創建之君爲悉心
籌畫水旱得有備吳江東南地窪下田如在釜底君請
於令仿明陳瑚法中開濶四圍築高岸俾水有蓄洩君
窮不能自存而不忘經世類如此以優行貢候選訓導
光緒丁丑豫晉大饑人相食江浙好義者議集資助振
君與吳江凌淦慨任其役馳至豫自濟源以上及原武
滎澤獲嘉鄭林湯陰武陟修武汲諸州縣見餓孳載涂
車中男女爲匪人捐販者索索皆無人色輒對之涕泣

或中夜痛哭不寐值沁水決口繼復暴漲振飢兼行塞
河往來深山僻野酷日霖雨無所避墮水幾不免或衣
食不繼蟣蝨滿體髮至不可梳肥瘦發於頸弗復顧如
是十閱月心力告瘁而安之未嘗言苦然病已發不可
救竟卒於汲年四十三時韜之長子祖詒亦以振事在
豫以其喪歸當是時與君先後至豫行振者皆以爲君
之黽勉從事奮不顧身其忠誠惻怛殆不可及河道總
督河南巡撫據情入奏得恤如例豫人感君尤切私
謚惠愍請建祠以祀焉身乎君兄弟志行卓立皆欲推
其所學以應世亦旣見效矣乃僅得中年未大展其用
故吾疑天之生之而又限之也抑天雖能生之而其榮

五日生以道光十一年辛卯九月十二日卒娶金氏後
君二十有二日生歿於道光元年七月二十二日繼倪
氏嘉慶五年五月六日生後君百七十日完節君歿後
六年嗣子某合祔於邑十六畝先塋之次狀其遺行乞
銘遂銘之曰士困於窶身儒而賈旣復業儒抗志皇古
勤學敦行鄉人式焉屢試屢蹶無愠色焉事父母兄克
孝克友躬親菽水爲二人壽坦懷遇物無爾詐虞忠告
善道媿彼面諛人亦有言君曰唯唯改過勿憚如赴壑
水書法魯公剛健不疲詩文秩然豹死留皮維道與教
君殆兼之古潛德士庶幾似茲鬱鬱佳城沒焉齋志銘
其幽宮用示後世

皇清賜封承德郎

晉贈奉政大夫翰林院庶吉士加四級仇君墓誌銘
按狀仇君諱世賢號少泉系屬元嘉議大夫徽州路總
管懸十九世孫先世家歙高祖志元國初避兵至松
遂占婁籍曾祖聖林祖鳴山父漢濤以炳台貴
皇贈奉直大夫母郁

贈宜人生四子伯耕美仲殤叔耕昌季卽君君家世貧
乏奉直公性伉爽不問家人生產貧益甚郁太宜人時
以紡績佐之命君日市吉貝百錢每篝燈夜作母未寢
不敢寢翠明易錢仍市吉貝餘負米歸以爲常奉直公
督子嚴輒予杖君伏受不得命不敢起稍長隨兩兄習

業尤勤無何奉直公病篤日夜禱泣及沒恐母哀傷左右排解不須與離至娶婦甚宜於姑乃喜曰庶減吾內顧憂乎蓋伯不變而叔以居隘外徙獨君夫婦常在側時郁太宜人晚境稍適而伯叔先後以病卒叔娶楊先沒乃請命炳台後叔以慰母時時傷已獨立然不敢令母見太宜人年踰八十寢疾飲食湯藥廁牖必身親之病久舉動需翼抱夕每數起惕息無安枕或思所嘗雖深夜必求以進太宜人曰汝日有所作夜宜息毋太苦君唯唯曰母勿憂兒無所苦也如是者六年居母喪號哭不解或勸之君曰某少窮困累吾母幸衣食粗給而不得遂終養天平天平聞者哀之君孝友出於天性侍

父母兩兄輒忘其身之所不能爲與力之所不及其與人交富貴貧賤無異視老弱孤寡不能自存者必多方以濟之其訓諸子曰心欲平量欲大吾非有餘視昔日則過矣吾見人之急而思吾昔日不自知其淚之所從來也有同爲賈者負君資不責償或復助之沒後數年猶有太息而述其事者尤敬禮文士自以少失學督炳台讀書從名師遊稽核程課以所業質諸耆宿少進則喜否則痛懲之炳台遂以拔萃科觀政戶曹薦北闈成同治元年進士先是咸豐十年君與三子豫觀咸挈家避寇浦江南流離轉徙而豫咸相繼以沒君憂傷致病聞炳台報稍喜且寇氛漸遠彊捩檔回郡城而病已不

可爲炳台乞假歸聞訃奔喪及家而觀又沒矣君生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沒於同治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年七十祔葬於金山鄉二圖李家村奉直公之穆位

封贈如炳台官光緒四年大吏舉孝行旌於

朝祠於官配顧先君年沒
地贈安人

晉宜人子四炳台嗣叔後翰林院庶吉士娶沈治豫娶周治觀娶楊皆九品銜以侍母疾割股得旌治咸國學生娶朱孫四炳台子恩福恩禕豫子恩禱

皆縣庠生咸子恩祉兼祧觀後曾孫三光璇恩禧子光
璣光瓚皆恩禧子女二一適金山廩貢生張慶恩一適
同邑黃家驊孫女一適華亭舉人吳鍾杰炳台女也光
緒六年炳台具禮以狀來曰凡炳台之所以狀先考者
皆從其實無敢有所誣飾顧十九年來父執僅有存者
敢以請銘文虎文章名位不足爲贈君重而贈君之爲
人則固素所知也故不辭而爲之銘

銘曰庸言庸行言之謫也體之躬行何其勉也乃如之
人庶幾踐也子孫繩繩惟先德之勉也